「醫者」或「患者」馬偕：探討馬偕博士與疾病的糾結關係

林昌華

一、前言

1872 年馬偕到達淡水以後，以傳道、醫療和教育三個面向的工作，建立起北部教會的基礎。傳道和教育兩個面向的工作，向來一直都有學者為文討論，因此本文將集中在醫療的面向；更精確的說，本文集中探討馬偕和疾病間的關係。當中除了討論他在醫療傳道時作為醫者的角色以外，也將討論他在台灣服事期間所經歷病痛的疾患經驗。馬偕一方面利用拔牙、看診來治療求醫的患者，他自己卻也經常受到病痛的侵擾，以致於他必須暫停一切工作進行休養。這些病痛隨侍在馬偕身邊，直到最後他染上不治之症－喉癌而結束生命為止。「醫者」和「患者」的經驗構成他在台灣服事的兩個重要面貌，而 1888 年的偕醫館報告書可以看成是馬偕掌握「醫者」和「患者」醫療知識的一個嘗試。因此本文的結構是以：馬偕作為「醫者」、馬偕作為「患者」、以及「醫館報告書」三個角度來討論馬偕和疾病之間的糾結關係。

本文第二部分，馬偕作為患者的討論，大多藉助於《馬偕日記》。筆者自 1999 年開始抄寫 12 冊的《馬偕日記手稿》，直到 2003 年底全部完成，這些抄寫成果的一半除了成為真理大學「馬偕與牛津學堂」網站的內容，完整的日記內容也成為筆者撰寫馬偕相關論文的資料庫。本文的撰稿也是這個資料庫的成果之一。

《馬偕日記》以外，另外一個筆者論文參考的重要文獻史料，是馬偕在 1888 年撰寫的《*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醫館 1888 年度報告書）》。這本由馬偕執筆撰寫的醫館報告，成為筆者討論馬偕醫學觀念的重要來源。當然馬偕著名的作品 *From Far Formosa* 也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最後馬偕的學生郭水龍牧師在晚年所撰寫的《北部教會史實》手稿，從學生角度觀察和紀錄馬偕的患病紀錄，以及馬偕二女兒偕以利（Bella Mackay）在照顧馬偕終末階段的〈看護日記〉，讓我們看到北部教會雄獅生命最後階段的點滴。

馬偕博士是 19 世紀來台宣教師當中，留下最完整史料的人。除了 12 冊日記手稿以外，還有 200 多封書信、加拿大長老教會機關刊物《*Presbyterian Record*（長老教會記錄）》當中有關台灣的報告書、《*Minutes of 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加拿大海外宣道會議事錄）》有關台灣教會的會議紀錄等，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可供參考和研究。然而截至目前為止，上述史料的使用率並不高，因此馬偕的研究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筆者期盼本文作為拋磚引玉，能夠吸引更多學者進入一手史料研究，讓 19 世紀北部教會和社會的面貌能夠更完整的呈現於國人面前。

二、馬偕作為「醫者」

雖然馬偕本人不是醫生，也從未在醫學院求學，但是他在回憶錄中強調醫療對傳教的重要性。他說：

「醫療傳教的重要性毋須我在此特別強調，這是所有認識宣教史的人都知道的。剛開始在台灣工作，我就特別留意到耶穌的教導和工作，藉由治療的進行，使得福音的門大開。我所預備的能力沒有一項比我在多倫多和紐約所受的醫療訓練更有效果，我發現這裡的民眾受到各種病痛和疾病的傷害，而解除痛苦醫治他們的疾病，為教會贏得許多感激的朋友和支持者[1]。」

馬偕來台灣不久，就向母會提出派遣醫療宣教師的建議，而長老會海外宣道會也沒有忽視他的請求，收信以後就積極物色具醫療專才的宣教師。[2]在此同時他已經和淡水英國領事的的醫師林格（Dr. Ringer）一起診治病人，因為他在多倫多和紐約時曾經接受一些簡單的醫療訓練，所以他能以助手的身份協助醫師治療患者。

馬偕的醫療工作是由三方面來進行：首先是傳道旅行時，馬偕都會帶著常用的西藥，隨時幫助各地的病人，他由淡水或雞籠外國人商人中行醫的醫師處獲得許多藥品，每次出門都雇用佣人擔著大批藥品隨行。偕牧師不僅自己替人醫病，他也鼓勵學生學習西方的醫學，他的學生如：陳能、郭希信、林清火、林有能與柯新約等人，後來都得到開業醫的執照。在他的日記中紀錄南部教會的蘭大衛醫生曾經數度來到北台灣，對馬偕的學生進行醫師資格的考試。

其次是馬偕有名的牙疾治療，當時牙疾是普遍的疾病，馬偕牧師善於拔牙，這大大幫助了他傳道的工作。在 *From Far Formosa* 他如此寫道：

「我應該介紹有關牙齒的治療工作，它和治療發燒一樣，是在台灣進行醫療傳道中最重要的部門。牙痛的成因來自於嚴重的瘧疾、嚼食檳榔、吸煙和其他不潔的習慣，是在此與千萬漢人和原住民相伴的痛苦。有說不盡有關牙齒成長、缺牙或醫療的迷信，例如他們要想辦法驅逐出黑頭牙蟲，因為認為它們是齲齒和牙痛的成因……我第一次拔牙的經驗是在 1873 年，當時我和學生們剛要來開竹塹，有一些士兵尾隨我們，因為他們奉命要監視我們的行止，其中有一人因為齲齒而遭到劇烈的痛苦，他說『裡面有蟲』。我沒有鑷子，但在經過檢視之後我拿起一根硬木，削成我要的形狀，用它將牙齒拔出，我想那是最原始的牙科治療，……自 1873 年至今，我已經拔出 21000 顆牙齒，而傳道師和學生拔出這數目的半數。」[3]

由於偕牧師能使用台語和人交談，因此有許多漢人跑來找他，尋求醫療上的幫助。後來因為他的住房過小，無法應付這些需要，於是他就由鼻仔頭搬到福興街，並且尋求當時英國領事的醫師林格醫師的協助。林格醫師答應他的請求，於是供應馬偕所需要的藥品，也在外國人團體間募集美金 272 元來作為基金，在馬偕的住房邊租一間房

---

[1]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6), p.308.

[2] 加拿大長老教會檔案館，書信號：448，時間：1872 年 4 月 10 日。

[3]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6), pp.315-516.

子做為診所，並在每天下午前往看診。[4]

與林格醫生合作除了診治台灣民眾，最重要的成果是馬偕與林格醫師合作解剖一位葡萄牙水手的屍體，結果在肺臟氣管發現了新種寄生蟲，他們共同發表了一篇「肺蛭虫病研究」[5]。

在淡水協助馬偕從事醫療工作的醫生計有五位，如果加上醫療宣教師華雅各牧師則是六位。他們是：

林格（Dr. L.E. Ringer）1873-1880

華雅各醫生、牧師（Rev. J.B.Fraser M.D.）1875-1877

約翰生（Dr. C.H. Johnson）1880-1892

歷尼（Dr. B.S. Rennie）1886-1892

安基爾 （F.C. Angear）1892-1895

威爾基森（Dr. Y.J. Wilkison）1897 到馬偕過世後

1879 年，美國底特律的馬偕船長遺孀為了紀念亡夫，捐出 3000 美元做為台灣醫療事業之用，馬偕將這筆款項購買土地並興建醫館。同年的 3 月 26 日，馬偕寫信回加拿大，報告已經在淡水購妥作為醫館的土地，[6] 9 月 14 日舉行醫館啟用感恩禮拜。[7]偕醫館開設之初雖然沒有專任醫師主持，但以馬偕牧師為中心，加上駐淡水的約翰生醫師和歷尼醫師的協助下，偕牧師的學生每天下午都會來偕醫館當助手或傳道。在 1884 年清法戰爭期間，偕醫館不分中外一體同仁，致力醫治傷患，獲得極大的讚賞，戰後得到劉銘傳巡撫的嘉獎表揚。[8]

馬偕作為「醫者」，是透過 3 個方法來進行，亦即分發藥品、拔牙和參與手術。分述如下：

1、分發藥品

馬偕首先使用藥品來醫治患者，發生於 1872 年 11 月 12 日，施藥的對象是第一批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吳益裕（後來改名為吳寬裕）母親。原先他的母親對於兒子信仰基督教極不諒解而逼迫他，馬偕與嚴清華前往拜訪，恰巧吳益裕的妹妹罹患重病而花費

---

[4] 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1965），頁 50。

[5] 肺蛭虫（***Paragonimus westermani***）取名自發現者 Mr. P. Westermani,，他於 1878 年由一頭在歐洲動物園死亡的孟加拉虎身上發現這種寄生蟲。隔年林格醫生在淡水解剖一位死亡的葡萄牙水手的屍體，發現寄宿在人類肺部同樣的寄生蟲，於是發表研究報告。只是由於缺乏原始的報告書，因此無法知曉馬偕在這個發現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有關肺蛭虫的相關細節，請參考：Paragonimus westermani**,**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ung_fluke*

[6] 書信號：851。

[7] 馬偕日記第 3~4 合冊。

[8] 鄭連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51。

家庭許多金錢，於是嚴清華將帶去的藥品分給吳寬裕的妹妹服用，醫治了她，而他的母親也因此改變態度。[9] 1875 年 6 月 27 日，雞籠教會建堂完成啟用之時，馬偕除了舉行禮拜以外，也分發藥品給 200 名患者。[10]除了馬偕本人分發藥品以外，每次當國外捐獻的藥品到達淡水之後，他就和學生將這些藥品分開包裝，然後寄給各地教會的傳道師，以便當地有需要的患者可以就近向教會請求施藥。[11]馬偕除了分發藥品給學生以外，他在課堂中會先教導學生藥物學（Materia Medica）的知識，讓學生瞭解基本的藥理。[12]村民感受到馬偕分發藥品的重要性發生在 1888 年，在淡水周圍市鎮發生嚴重的霍亂。在 1888 年 9 月 12 日，馬偕在日記中簡短的寫下：「許多信徒前來索取藥品，死亡的人數極多，感染數小時之後，死亡就取代了苦難。」[13]

2、拔牙

馬偕首度注意到台灣人黝黑的牙齒是在 1872 年 3 月 16 日，當時他陪伴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和德馬太醫生（Dr. Mathew Dickson）返南，在南部所屬的大社教會，觀察到當地人由於吸食捲煙以及嚼食檳榔而使得牙齒變黑[14]。而第一次拔牙發生於 1872 年 9 月 3 日，那天他拔了 25 顆牙齒。[15]由於日記當中沒有記載馬偕是在何種情況下，決定開始他這項聞名的治療行為，想必是在詳細觀察大社人的黑牙齒和開始拔牙將近半年的時光中，發現拔牙是一項能夠改善當地人敵意的好方法。

馬偕拔牙 21,000 顆的數字，實在是個令人印象極端深刻的例子。這個數字是過於渲染或真有其事，值得加以探討。在所有紀錄當中，最詳細記錄拔牙治療的是《馬偕日記》。在日記當中大部分紀錄了拔牙的時間、地點，以及拔牙的數字統計；然而有時候可能是馬偕牧師過於忙碌，或是忘了紀錄拔牙的數字，只用「拔了很多牙齒」來取代。這樣的紀錄使得到底馬偕拔了多少牙齒陷入迷霧之中。不過將 21,000 顆牙齒，扣掉所知的統計，就可以知道兩者間的差距到什麼程度。

《馬偕日記》當中總共有 253 次提到拔牙的事情，一天當中拔牙的最高紀錄是在 1887 年 12 月 10 日，總共拔了 513 顆牙齒。[16]當天馬偕前往艋舺拜訪劉銘傳的辦公處所、參觀公共浴室以及養老院，同時艋舺舉行宗教慶典，街道極為熱鬧，在這種情況之下才能夠在一天之內拔那麼多的牙齒。根據馬偕日記當中，有紀錄數字的拔牙總數到 1892 年 9 月 3 日為止，共有 6279 顆。1892 年 9 月 3 日則是出現拔了 21,000 顆牙齒的數字，當中出現了 14721 顆的落差。而這麼多的牙齒是屬於馬偕日記所寫「拔了許多牙齒」

[9] 馬偕，《日記手稿》，1872 年 11 月 12 日。
[10] 馬偕，《日記手稿》，1875 年 6 月 27 日。
[11] 馬偕，《日記手稿》，1887 年 8 月 29 日。
[12] 馬偕，《日記手稿》，1874 年 4 月 11 日。
[13] 馬偕，《日記手稿》，1888 年 9 月 12 日。
[14] 馬偕，《日記手稿》，1872 年 3 月 16 日。
[15] 馬偕，《日記手稿》，1872 年 9 月 3 日。
[16] 馬偕，《日記手稿》，1887 年 12 月 10 日。

的加總嗎？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而 *From Far Formosa* 所記的 21000 顆牙齒的紀錄也是來自 1892 年 9 月 3 日的日記記錄。而這一天他在香港的聯合教會講述台灣的傳教史，當時他們全家在當地等待船班前往加拿大途中[17]。

馬偕的拔牙治療為他贏得許多信徒。例如：原本在噶瑪蘭地區反對基督教最烈的打馬煙社頭人阿督，為了馬偕幫他拔牙而接受基督教，同時以偕作為姓氏，他的女兒偕阿云也進入女學受教育，成為女學的舍監。馬偕在他的手稿《Tai-pak e Ki-liok》(台北的紀錄)有以下的紀錄：

> 「(阿督）打馬煙的平埔。吃鴉片，作 siong-kun（訟棍），人勇閣大漢，通社的平埔驚他，偕牧師逐年有到伊彼社傳道理，勿會入，真大對敵，比唐人卡慘。有一擺風雨大，日暗，要給伊借過暝，伊不肯，就透暝風雨行到頭城，在公廟過暝。這個人真硬心，逐擺找機會閣再去。有一擺他的嘴齒疼，14 日勿會吃，勿會睏，大艱苦。偕牧師篤篤去，隨時給他挽。彼暝隨時會睏得，彼個人真正感謝，反轉家己見笑。到彼霎無閣作對敵，無外久就設拜堂在社內。他常常在拜堂與傳道在著，就決議改鴉片，逐下昏叫他的家內著到拜堂，到 2 年外他與他的家真好真熱心，到 3 年外通家領洗禮，在一年給他作長老。到 1890 年他有死[18]。」

3、參與手術

在馬偕的日記當中，記錄馬偕參與手術的次數有 53 次。首度參與手術是在 1878 年 5 月 6 日，當時他協助林格醫生對一位患者的鼻子進行手術[19]，之後馬偕逐漸在醫生開刀時扮演麻醉師的角色。他第一次使用麻醉劑哥羅芳（Chloroform）並不成功，所以患者劇烈的顫抖[20]，此後他的技術就逐漸純熟。在馬偕的醫學助手生涯當中，最重要的一次應該是 1900 年 2 月 8 日那天，他與一位日本醫生、威爾基森醫師一起為自己的女兒偕以利（Bella Mackay）接生[21]。

三、馬偕作為「患者」

關於馬偕的身體狀況，一般人都以其南北徒步奔波的事蹟，斷定他的身體一定非常健朗。馬偕學生郭水龍也說：「偕牧師身體真勇，有外國拳頭真飽，與學生相演（摔角），他一人讓 3、4 人攏輸他。他給馬的後腳掠起來，馬恬恬未走去」。[22]因此大家都認為，馬偕應該從來不會是一位患者，然而事實剛好相反。從日記的內容可以看到，馬偕來台之後就一直為發燒和瘡痘這兩種疾病所困擾。發燒這個疾病可能和他來台頭

---

[17] 馬偕，《日記手稿》，1892 年 9 月 3 日。
[18] 馬偕，《Tai-pak e Ki-liok》，手稿未發表，1894 年。
[19] 馬偕，《日記手稿》，1878 年 5 月 6 日。
[20] 馬偕，《日記手稿》，1889 年 6 月 6 日。
[21] 馬偕，《日記手稿》，1900 年 2 月 8 日。
[22] 郭水龍，〈偕牧師的日常生活〉《北部教會史實隨筆》（手稿，未發表），頁 5。

一年攀登大雪山時，不幸感染瘧疾有關。而瘡痘的疾病所帶來的疼痛則是讓他痛不欲生。而他在 1900 年所染上的不治之症，除了讓他感到恐懼無能為力以外，他也不斷向上帝祈求，能夠得到治癒，然後繼續在台灣北部為上帝工作。但是他的祈求終究沒有得到上帝的應允。馬偕的女兒以利在她的〈看護日記〉當中描述，當馬偕最後接受自己疾病沒有辦法療癒之後絕望哭泣的情景，實在令人動容。

1、發燒

馬偕第一次嚴重的發燒發生於 1873 年 1 月 6 日，當天的日記如此記錄：「我嚴重的發燒，身體也像墮入冰塊一般的打寒顫」。[23]馬偕的發燒是他感染瘧疾之後首度發病。至於他感染瘧疾的原因，筆者推斷是一個禮拜以前和英國軍艦侏儒號（Dwarf）艦長巴克斯（Cap. Bax）前往攀登大雪山之時，被瘧蚊叮咬的結果。

這次的發病並沒有學生在場，所以他只得自己應付身體的發燒和寒顫。第二次的瘧疾發病出現於 1874 年 3 月 11 日，這次馬偕已經有學生在側，因此得到學生的照顧，他在日記寫下：「劇烈的發燒，一下熱，一下冷，嚴重的頭痛，學生不分日夜，仔細的照顧我，這些同伴的好意實在感人」。[24]對於身體的發燒，馬偕也表達他的看法，他在同年 7 月 8 日的日記當中如此記錄：「發燒，是什麼樣的毒液在我的血管當中瘋狂的繞行，真是悲慘的世界」。[25]

統計《馬偕日記》當中有關「發燒」的紀錄，總共有 159 次。[26]換句話說，馬偕從 1972 年開始到他過世的 29 年間，平均每年都會有 5 到 6 次嚴重的發燒；造成發燒的原因，有的是因為瘧疾發病時所出現的發燒、寒顫和頭痛症狀；有的發燒是伴隨著瘡痘的痛苦，而最多的紀錄是因為單純發燒而病倒，無法工作。

由於 19 世紀尚不知道瘧疾的發病原因是來自於瘧蚊，當時都是認為是呼吸地上污穢的空氣所導致的疾病。因此儘管馬偕建造一間西班牙迴廊式的宿舍，但是他大部分的時間是停留在屋後的二樓書房中作息，為的是避免吸入地氣而引發寒熱。

除了馬偕自己避免瘧疾的方法以外，他對於當時台灣漢人治療瘧疾的偏方感到好奇，也做了一些記錄，例如在 *From Far Formosa* 當中紀錄，漢人認為感染瘧疾的原因是踩到道士所畫的符籙；或是身體內部的「陰」、「陽」兩個惡魔交衝的結果。化解之道不是利用道士的驅魔儀式，就是佛教的香灰水，不然就是送往最近的廟宇，躲在神像之下以避免惡魔的攻擊。[27]

除此之外，《馬偕日記》也記錄一則漢人治療瘧疾令人毛骨悚然的偏方，他在 1889 年 9 月 27 日，在三結仔街遇見原住民遭到砍頭的現場，群眾在目擊行刑的血腥場面之

---

[23] 馬偕，《日記手稿》，1873 年 1 月 6 日。
[24] 馬偕，《日記手稿》，1874 年 3 月 11 日。
[25] 馬偕，《日記手稿》，1874 年 7 月 8 日。
[26] 這個 159 次發燒的數字，是根據《馬偕日記》內容搜尋的結果。在整個日記當中「發燒」出現 253 次，扣掉和馬偕無關的紀錄。
[27]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6), p.312.

後，他們都想得到戰利品回去。馬偕說：「他們過去的傳統，會不斷燜煮原住民的骨頭，直到膠質出現，他們保留這個物品作為治療瘧疾之用，而心臟與其他部分的屍體則是被食用殆盡」。[28]

2、瘡痘

瘡痘（boil）是馬偕在台灣染患幾個頑劣的疾病之一。日記記錄他總共有 8 次的發病紀錄。首度於 1874 年 7 月 10 日在五股坑發病，當天日記記載：

「我的全身長滿瘡痘，只要稍微觸碰，就像燒紅的鐵塊燒炙肉塊一般疼痛，無法坐，無法睡覺。整晚在教堂當中踱步，學生們躺在四周的長板凳上，他們仍然輪流為我敷藥。」[29]

他最後一次瘡痘的發病發生於 1898 年 7 月 11 日[30]。分析他的發病記錄，可以發現這個疾病多於 6 或 7 月間發病，而時序最早的的紀錄是在 4 月份。馬偕的學生郭水龍的《北部教會史實隨筆》也記錄馬偕長瘡痘的事情，在〈偕牧師出水珠〉當中如此記載：

「偕牧師在新店拜堂出水珠，他的學生也攏與他在此在照顧他。彼時有一個外國醫生，人叫他西仔醫生，是法蘭西人。發水珠會死，會過人（傳染人），醫生禁，不准人顧他。偕牧師睏在牧師房，醫生若轉去（醫生若回去）學生就去偷顧，熱到真傷重。逐人想他會死。經過了 10 外日好起來。偕牧師謳咾（讚美）學生盡忠，惦不只久才去淡水。這是來台灣 6、7 年的時。（1878 年左右）」[31]

3、喉癌

1900 年，馬偕最後一次巡視噶瑪蘭平原上平埔族人的教會，回淡水之後開始嚴重咳嗽，然後喉嚨逐漸沙啞。原本健壯的身體也逐漸衰弱，直到 1901 年因喉癌過世。一代巨人隨著肉體的崩毀而逐漸遠離親人和學生，成為他所深愛土地的一部份。

從 1900 年 4 月第一次感冒，到 1901 年 6 月 2 日過世，儘管經歷數次的氣管切開手術，但是他對於疾病獲得痊癒，身體恢復健康的可能性深信不疑，他在過世前一個月才完全接受自己所罹患的是不治之症；他在病情不樂觀的情況下仍然前往香港醫治，在香港有五位醫師診治馬偕牧師的病況，其中兩位醫師認為病況非常嚴重，但是其他三位卻認為馬偕的病是可以治癒，稍有醫學知識的馬偕牧師相信的是他可以痊癒的看法。但是吳威廉牧師說，當馬偕由香港回到淡水時他前往港口迎接，但是這位曾經是他認為全台灣最健康的人出現時，馬偕牧師健康惡化的情況卻讓吳威廉牧師大為

---

[28] 馬偕，《日記手稿》，1989 年 9 月 27 日。
[29] 馬偕，《日記手稿》，1874 年 7 月 10 日。
[30] Ibid. 1898 年 7 月 11 日。
[31] 郭水龍，《北部教會史實隨筆》，手稿未發表。

吃驚。

因此，馬偕牧師是在精神清醒但肉體衰弱的狀態下，度過在世最後的時日。馬偕日記在 1901 年 2 月 12 日寫下最後的一筆，接續馬偕日記，記載馬偕牧師人生最後歷程的資料，應該是偕以利（Bella Mackay）在看護父親時記下的〈看護日記〉，因此我們也可以將看護日記當成是馬偕日記的後記。由於馬偕在病中身體非常虛弱，並且也是為了保護個人的隱私，所以學生不太容易見到他們所愛的老師，因此關於馬偕生病的過程和身體的狀況，學生只有片面的印象。關於他病中的狀況，過去都是從馬偕的學生回憶中得知。這些回憶包括：他曾前往香港醫治，也知道在他過世前幾天曾頂著羸弱的身體半夜走到牛津學堂，要學生前來考試等等。

馬偕所有學生的記錄當中，最詳細的資料應該是郭水龍的《北部教會史實隨筆》手稿。內容如下：

> 1900 年 6 月偕牧師講話沙啞，以為是感冒，七月我們學生畢業後過沒幾天，河南省有一英人宣教師女醫師來淡水看偕牧師的病，及時診斷是喉癌，禁止偕牧師說話，由那時起偕牧師就不再講話，只是以筆寫字。一直到開學時，偕牧師坐在台上，點叫筆者替他教學生，他在旁聽，一段時間過去病況沒有好轉的跡象，於是前往香港就醫，筆者代課到學期結束我才前往鷺州，偕牧師前往香港就醫四個月當中有柯維思、陳清義、郭希信、陳錫等人陪伴他，情況沒有改善，就回來淡水，有一天病情轉劇，無法呼吸，就請伍行（貿易商）的英人醫師來將他的喉嚨切開以便讓他呼吸，那天晚上他們全家搬去台北，在河溝頭租屋而住，如此便利醫師每日的診治，來病情加重就又再搬回淡水，1901 年 6 月 2 日蒙主恩召，死在淡水時年 57 歲，來台灣 30 年葬於淡水，出葬時用外國式的棺木，眾傳道抬棺」。[32]

由郭水龍牧師的手稿可以知道，馬偕是在 1900 年 6 月出現喉癌症狀而聲音沙啞，隔月則是由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醫生診斷出他是罹患喉癌而禁止他講話。為了進一步治療他的疾病，於是和 4 位學生一起前往香港治療，但是情況並沒有改善。有一天馬偕因為無法呼吸，因此由家人召喚醫生對馬偕進行氣切手術。然而由於馬偕的身體狀況一直很不穩定，因此他們舉家遷往台北（應是大稻埕一帶）的河溝頭居住，以便有需要時較容易找到醫生來診治。但是後來病情逐漸加重，於是舉家在遷回淡水，直到他過世。

在郭水龍的手稿當中並沒有紀錄，馬偕半夜頂著羸弱的身體，步行到牛津學堂敲鐘，要對學生考試的事件。這個事件是否有發生，只能參考其他的紀錄才能瞭解。

馬偕過世的 2 個月之後，偕以利（Bella Mackay），寫信給加拿大的朋友，在信中詳述馬偕病中的情況，對馬偕罹病到過世的過程作了極為詳細的紀錄。這個記錄的時間是由 1900 年 4 月開始，直到 1901 年 6 月 5 日為止。當中比較詳細的記載是從 1900

[32]郭水龍，〈偕牧師的病〉《北部教會史實隨筆》，手稿未發表

年 10 月 31 日開始。全文如下：

5 月 12 日，前往雞籠宜蘭，直到 29 日回淡水期間又感冒一次，回來後每天仍到附近的教會巡視，就如同以前一般。在他的喉中發現麥粒般大的腫瘤，沒有痛感，但是會影響他的講話。

10 月 31 日，奧圖醫師建議他前往香港檢查醫治。

11 月 1 日，搭汽船前往香港。

1901 年 1 月 11 日，由香港回淡水，已經沒有聲音。

2 月 5 日，因呼吸困難而召來威爾基森醫師。

2 月 11 日，由死神中撿回一條命，服藥，藥卡在喉嚨，他想要將異物咳出來但失敗，臉變得蒼白，呼吸困難，去電報給威醫師，他下午才到。

2 月 13 日，威醫師建議偕牧師前往台北進行手術，他說沒有處理的話會很危險。

2 月 18 日，呼吸非常困難，他所受的痛苦超過我所能表達的。

2 月 20 日，喉嚨由威醫師和另一名日本醫師進行手術，沒有用麻醉劑，手術時間約一小時，但他像軍人般的忍受下來，他沒有喊一聲痛，他將一切的痛苦留給自己，手術後他看起來好多了，也比以前吃更多食物，手術開口處插入一根銀管，讓他能夠呼吸。

4 月 2 日，他要求回淡水，當晚到達淡水，他要求幾位學生唱聖詩給他聽。

4 月 13 日，外出散步。

5 月 1 日，兩位醫生前來檢查他的喉嚨後說，喉內的腫瘤變得更大了，當他們告訴他情況轉趨惡劣之後，父親哭了，幾乎無法進食。

5 月 4 日，只吃一點點。

5 月 11 日，比前天吃的更少，麥克魯醫師每天都來，以藥物幫助他入睡。

5 月 15 日，腫脹的喉嚨再一次開刀，取出許多東西。

5 月 22 日，喬治由香港回來，父親立刻出來迎接他。

5 月 23 日，他喉頭有一大洞，當他要吃東西時，食物都從洞中掉出來。

5 月 24 日，洞變得更大，洞旁的組織開始腐化。

5 月 29 日，看到父親無法進食，麥克魯醫師嘗試用一橡膠管放入他的喉嚨，將流

質食物灌入，但由於他厲害的咳嗽，灌食不成功。

5 月 30 日，喉頭的洞變得更大，麥克魯醫師已經放棄讓他康復的希望。

5 月 31 日，半夜他自己走到牛津學堂，敲擊窗戶，有一位學生看到趕快將他送回來，才過一下子，他向我們表達他要前往學堂，因為要舉行考試。媽告訴他現在是半夜；他已經許多天沒有進食，並且他的身體那麼瘦弱，他怎麼有辦法自己走到那裡。

6 月 1 日，非常痛苦，當麥克魯醫師來時，父親以嘴唇低聲說：「艱苦」，也說：「我今冥未活」，我們知道他活不久了。

6 月 2 日，他早上呼吸急促，起床想要走路，但那已經超過他的體能所能負荷的，因此跌倒在地上昏厥，柯玖扶他上床幾分鐘後，他說：「卡好」，呼叫喬治兩次，但當喬治前來床邊時，他已經忘記為什麼叫他。他非常口渴，但他無法吞嚥任何東西，所以我們用棉花沾水擦他的嘴，他吸吮棉花像個小孩般，唉！真是悲慘的景象，但我們能做什麼呢？該做的我們都做了，有時他睜開雙眼，由於痛苦他坐起來，然後又躺下，他無法說話也不能寫，因為他太虛弱，他想寫但無法完成一個句子只得放棄，他只寫了「IF」，中午以後他呼吸的速度轉趨緩慢，下午三點之後他舉手指天數次，三點五十分他的呼吸速度非常緩慢，五分鐘之後他永遠停止呼吸。[33]

相較於 Bella 的〈看護日記〉，這個時期的馬偕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疾病？

1900 年 7 月 20 日，馬偕首度察覺自己的喉嚨有狀況，當天的日記寫道：「我的喉嚨不太舒服」。他原本以為只是單純喉嚨不舒服，但是情況沒有改善，直到 8 月 3 日，馬偕開始警覺自己身體是出了狀況，日記如此寫道：「我的喉嚨的情況還是沒有改善，使用吸入器」。[34]接下來的日記，關於生病的記載，列舉於下：

8 月 15 日，「除了低語，已經沒辦法講話，所以以黑板教導學生」。[35]

9 月 18 日，聲音還是不太對。

9 月 24 日，前往日本醫院，兩位日本醫生檢查我的喉嚨。

9 月 26 日，前往台北日本醫院，日本醫生 Kuroiwa 檢查我的喉嚨。

9 月 29 日，我的聲音並沒有改善多少。

10 月 9 日，我多麼期望用自己的聲音傳揚耶穌和祂的十字架。威爾基生醫生來訪，他看起來相當焦慮，但是除了建議我以外似乎也不能做什麼—我一天使用

[33] Bella Mackay,〈Dr. Mackay's Illness and Death〉,《*Presbyterian Record, Dec. 1901*》
[34]馬偕，《日記手稿》，1900 年 8 月 3 日。
[35]馬偕，《日記手稿》，1900 年 8 月 15 日。

好幾次的吸入器」。

10 月 12 日，正當我吸入明礬和松香時，突然猛然咳嗽，第一次咳出血來，鮮紅的顏色。

10 月 15 日，一位學生代替我教課。

10 月 16 日，威爾基生醫師和克羅莎女醫生（Miss.Dr. Crowther）前來拜訪，在醫院檢查我的喉嚨當中聲帶上的節結。而威爾基生說情況比上次檢查要好一些。

10 月 19 日，11 點威爾基生醫師在醫館檢查我的喉嚨，他說情況比較好一些。

噢！實在難以閉口，但是連一次嘗試講話都沒有。

水龍，新任傳道，去年的畢業生，每天為我念讀講義。

10 月 24 日，昨晚沒有睡得很好，從早上開始，似乎身體狀況開始轉變，比較沒有咳出物，也沒有咳嗽。

收到克羅莎醫生請威爾基醫師轉交的書信，晚上睡得不好。

10 月 26 日，威爾基生檢查我的喉嚨，表示出現兩個病灶點，但不是惡性的。

10 月 27 日，昨天晚上只有半夜前有點咳嗽，這應該是吸入藥品的關係。

半夜一點玖仔（柯玖，二女婿）根據威爾基生的囑咐，為我帶來牛奶和白蘭地。睡得極為舒服直到 6 點。早上吸食藥品，比前幾天少咳出物。

10 月 30 日，很早起床，噢！不能講話實在很難，如今已經兩個禮拜不說一句話。

11 月 1 日，上帝知道我滴血的心。

早上 9 點和清義、玖仔搭上「福爾摩沙」號，威爾基生醫師已經在船上。

11 月 6 日，傍晚 6 點和威爾基生醫師一起前往拜訪史特曼醫生（Dr. Stedman），他檢查我的喉嚨，說病灶很清楚等等。

11 月 8 日，史特曼醫生首度為我喉嚨裹藥。

11 月 13 日，史特曼醫生為我秤重 119 磅（54 公斤），他說根據這個體重，病症不可能是惡性的。

11 月 20 日，4 點前往史特曼醫生處，他說「另外一個聲道現在情況完美」。

11 月 23 日，4 點前往史特曼處，秤重 122 磅（55 公斤），他說，「病症不可能是惡性的」。

11 月 25 日，12 點 30 分前往史特曼醫生處，哈丁干醫生（Dr. Hartingan）也在場檢視我的喉嚨，他說：「看起來比較好一點了」。

11 月 29 日，4 點前往史特曼醫生處，他說：「看起來比較清楚了」，我想另外一位在場的醫生是霍夫曼（Hoffman），他檢查之後說：「看起來像是一個破掉的瘤」，他接著說，我看起來不像一位染上惡性腫瘤的人。史特曼接著說：「一點也不」。

11 月 30 日，有聲音對我說：「你將在北台灣宣揚基督的信息」，值得讚美的救主聖靈。

12 月 3 日，4 點前往醫生處，他說：「你的病灶處並沒有痊癒多少，但是也沒有擴大，而你的體重增加，那是很好的徵兆」。

12 月 29 日，下午 4 點，史特曼醫生首次說：「病灶變得比較小，腫起來的地方也變低，我想只要持續下去，就不需要再做什麼了」

1901 年

1 月 7 日，最後一次拜訪史特曼醫生，他說：「病灶已經小很多了」。

1 月 11 日，回到淡水，一艘小汽船出海來和我們會面，傳道師、吳牧師和所有人盛大的歡迎我們。

1 月 22 日，威爾基生醫師外出。

1 月 23 日，威爾基生醫師和日本醫生來檢查我的喉嚨並開藥。

1 月 24 日，整天繞著房子步行。

1 月 26 日，威爾基生檢查我的喉嚨，說：「好多了」，每天都在藥物的影響下，實在悲慘，實在可憐，晚上沒有辦法睡好。

1 月 27 日，整天留在房子當中，唯一的安慰是上主已經臨近。

2 月 10 日，威爾基生醫師與麥爾醫生（Dr. Meyer）檢查我的喉嚨，一致同意我的病況。晚上 9 點注射嗎啡。

2 月 12 日，昨夜好睡，覺得比較好。

比較以上的三件記錄，呈現出 3 個不同角度的觀點，而焦點是投射於馬偕致命的疾病之上，郭水龍牧師的手稿所能提供的正確度有限，並且所提供的信息只是片面而已。首先，禁止馬偕講話的是威爾基生，而不是中國河南來的女醫生，再來跟隨馬偕前往香港的除了兩個女婿以外，只有威爾基生醫師。當然，他的手稿也有正確之處，例如馬偕的氣切手術，以及為了便於治療，馬偕全家曾經短暫搬往台北，只是往回的時間並不清楚。根據偕以利的紀錄，他們是 2 月 13 日搬往台北，於 4 月 2 日在馬偕的

要求下回到淡水。整體來看，郭水龍的紀錄只提供有限的史實而已，當中也不帶有任何情感成分。儘管這個史料所能提供的內容有限，但卻也是早期馬偕研究者所能參考的最詳盡資料，因此這份史料當然也是馬偕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36]而偕以利的〈看護日記〉更有其重要的意義，首先，這是馬偕從發病到過世之間最完整的紀錄。再來，在行文當中可以看到以利對父親的孺慕之情，以及眼見父親遭到病魔折磨的不捨之情、馬偕對兒子叡廉的疼愛，充分顯示馬偕家人間的互動關係，比較可惜的是在這件記錄當中完全沒有提到馬偕夫人張聰明，因此無法知曉她對丈夫罹患絕症的反應。但是這份史料卻也是除了《馬偕日記原稿》外，最完整的資料。其三，在這個〈看護日記〉的內容當中，顯示出北部教會的「雄獅」在面對絕症之時，恐懼和絕望的一面。

由於偕以利的〈看護日記〉和《馬偕日記手稿》有時間上的重疊，以及關係上的親密性，因此值得整合來討論。就內容上來說，《馬偕日記手稿》所提供的是馬偕罹病初期的治療歷程記錄，特別是香港那段期間的珍貴資料。而〈看護日記〉則是提供 1901 年 2 月到 6 月間，馬偕身體逐漸惡化崩解的過程。這兩份資料的整合則是提供馬偕罹病到過世間，相當完整的敘述。從這些記錄，可以探討幾個問題：19 世紀的醫生如何治療這個令他們束手的絕症、馬偕對自己疾病的看法、以及在罹病期間馬偕的作息狀況。

A、當時的醫生如何治療馬偕的喉癌

從相關的資料顯示，醫生對馬偕的治療方式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亦即香港（含之前的治療）時期，以及返台之後的治療方法。由香港醫生的診治可以知道，馬偕的癌症病灶是出現於兩條聲帶當中的一條，另外一條完全不受影響。對於這個疾病的處置方式，從《馬偕日記手稿》的資料可以看到，他從 8 月 3 日開始，使用吸入器緩解疾病的症狀，所吸入的藥物包括明礬、松香、Tinct Jod、水（Aqua）等物。除此之外，他也前往台北的日本醫院求醫，但是醫生除了檢查他的病灶以外，並沒有能力為他做進一步的治療。

使用吸入器兩個月之後，馬偕的疾病出現進一步的變化，那就是咳出鮮血。過後馬偕就不再親身開口授課，而是請學生幫忙，10 月 19 日，經過威爾基生醫師和克羅莎女醫生的檢查之後，禁止馬偕講話。但是他們所能提供的治療實在非常有限。綜觀這段時間的治療，只有使用吸入器和不斷檢查病灶的發展而已。由於這個疾病嚴重性超過淡水偕醫館所能提供的治療能力，因此在醫生的建議之下，馬偕和兩位女婿前往香港做進一步的治療。在香港期間，當地史特曼醫生所能提供的治療方法就是：在病灶處塗抹藥品、不斷檢查病灶的發展狀況、秤量馬偕的體重、再加上不斷安慰馬偕。

為什麼在馬偕病灶出現的初期，不直接採取侵入性的治療，直接割除馬偕的聲帶，

[36] 郭和烈牧師曾經參考郭水龍牧師的手稿撰寫出台灣教會歷史第一本馬偕的傳記，他在書中極端推崇郭水龍牧師手稿所提供的信息。請參考，郭和烈，《宣教師偕叡理牧師傳》（作者自印，1971 年）。

是當時沒有這個技術，或是他們對聲帶上腫瘤是屬於良性或惡性沒有把握。從日記上的記錄所顯示，不管是威爾基生醫師、日本醫師、或是香港醫生的作為，只是不斷的檢查病灶的發展而沒有採取任何動作，等於是延誤病情。

1901 年 1 月 11 日，馬偕回到台灣以後，馬偕也沒有進一步接受治療，直到 23 日才由威爾基生和日本醫生的會診之下開藥，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馬偕整日頭腦昏沈，因此他在 26 日才會由衷發出「實在悲慘！實在可憐！」的感慨；由於藥物未能有效減輕馬偕的痛苦，因此醫生進一步在 2 月 10 日開立嗎啡注射的治療方法，而《馬偕日記手稿》也在 2 天以後永遠停筆。

緊接著《馬偕日記手稿》的〈看護日記〉則是接續整個事件的發展，2 月 13 日，威爾基生醫師建議馬偕前往台北接受手術治療，但是馬偕拖到 18 日，因為呼吸困難才在 20 日進行開刀，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馬偕在開刀之時並沒有使用麻醉劑。這個手術的詳情，是否切除聲帶上的腫瘤？偕以利並沒有詳述，只知道手術後在喉嚨上插上銀管，以便讓馬偕能夠順利呼吸。

馬偕和家人在台北住一個多月養病之後，在馬偕要求之下遷回淡水。經過一個多禮拜的休養之後，馬偕於 4 月 13 日能夠外出散步。到 5 月時，馬偕喉嚨的腫瘤變得更大，於是在 5 月 15 日進行第 2 度的開刀。這次的開刀並沒有能夠幫助馬偕減輕痛苦，最主要的原因是開刀的傷口開始腐化。這或許是當初醫生不輕易開刀的原因吧！由於殺死細菌的抗生素是 20 世紀中葉的發明的成果，在此之前的手術治療都帶有極高的危險性，那就是開刀過後細菌的攻擊，對於身體虛弱的患者來說，那完全超過他的身體所能負荷的程度。以馬偕在香港時期的體重只有 54 到 55 公斤來說，回到台灣後一定會再減輕，根據筆者的推斷應該是不到 50 公斤。這樣的體重來說，自然體力是相當虛弱，沒有辦法抵抗細菌的攻擊。

5 月 31 日，馬偕在台灣人說的「迴光反照」的情況，在意志的驅使之下，自行走到牛津學堂敲擊窗戶。後來在家人發現護送之下回到家中。那是馬偕最後一次以自己的力量走出家門，兩天後他就息了世上的勞苦永歸天家。

綜觀整個治療過程，可以說是一個「束手無策」的治療方式。在那個時代，就連馬偕這位能夠找到足夠醫療資源的宣教師都受到如此的對待，一般的群眾就不用說了。換言之，儘管西方的醫療技術進入台灣，醫治許多人，也讓許多人因而接受基督教，但是這個新式的醫療技術也有其限制，馬偕罹患的病症就是最好的例證。

B、馬偕對自己病症的看法

馬偕對於自己所罹患的疾病，雖然在意志上儘量忽視其嚴重性，但是他的心裡卻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所面對的是個致命的敵人。他是在 1900 年的 5 月 12 日發現在喉嚨中長出個麥粒大小的腫瘤，雖然沒有任何痛感，但是會影響他的講話。

這個腫瘤留在他的喉嚨不曾消失，而且影響逐漸增加。儘管馬偕用忙碌的工作來忘卻這個身體上的病痛，但是這個腫瘤持續擴大，到 8 月中旬讓他「除了低語以外，沒有辦法講話」。到了 9 月 18 日，他逐漸接受自己病症的嚴重性，因此在日記寫道：「聲音還是不太對」。10 月 9 日，威爾基生來看診，醫生臉上焦慮的表情看在馬偕的眼裡，知道自己身體的情況不太妙。為了減輕自己的焦慮，馬偕一天連續使用多次的吸入器，希望藉由藥物的作用來治療自己的疾病。但是他自己心知肚明，因此在那天的日記寫道：「我多麼期望用自己的聲音傳揚耶穌和祂的十字架」。寫下這樣語句的馬偕，心裡的期待當然是抹除身體的病痛，回到先前的健康狀態。幾天以後，當馬偕使用吸入器時，咳出鮮血。這個事件也在馬偕的心裡投下重重的陰影。10 月 16 日，一位女醫生和威爾基生醫師一起來檢查馬偕的喉嚨，這原本也沒有什麼，但是在 24 日她透過威爾基生醫師轉交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不明，但是閱讀該封書信的馬偕當晚卻是輾轉難眠，由此可以推斷，女醫生的書信應當是在忠告馬偕，他身體疾病相當嚴重，而在台灣沒有辦法得到適當的醫療，因此建議他尋找其他的醫療資源，來醫治自己的疾病。

以馬偕多年在偕醫館的服務經驗，加上先前不斷出現的各種症狀，其實馬偕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然而他最大的期待，是希望醫生告訴他，自己先前的判斷是錯誤的，其實他的身體還是很健朗。女醫生的書信打破馬偕的期待，也宣告先前不祥的預感成真。所以他在 11 月 1 日的日記當中記載：「上帝知道我滴血的心」。這是馬偕內心極端憂傷的表達。

整個馬偕日記當中，馬偕只有兩次用如此強烈憂傷的語詞來表達自己的痛苦，第一次是在 1873 年 2 月 9 日，當他得知疼愛自己的姊姊瑪麗過世時，使用「滴血的心」來表達心裡的感受。第二次，就是自己搭船前往香港就醫，儘管有兩位女婿隨行，同時也帶著家人、學生和北部教會信徒的情感隨行，但是他終究必須單獨面對自己的疾病，因此他的心裡是帶著滿滿的蒼涼和憂傷出海。「滴血的心」就是當時馬偕心情的寫照。在香港的兩個月治療過程當中，馬偕所得到的治療除了藥物的塗抹以外，只有相當空泛的安慰言詞。相信以他先前醫治患者的經驗來看，實在不能讓他得到任何病症獲得治療的感受和效果。

相信這時在香港的馬偕心情一定相當複雜，「香港」，這個英國在東亞地區唯一的殖民地，是馬偕首度到達亞洲之後，停駐的地點。當時 27 歲的馬偕滿懷著傳揚耶穌基督救恩的熱情，只是當時未知何處將是他的宣教場域；第二次來到香港是剛剛新婚的馬偕，帶著新婚不久的妻子張聰明返國度假，他們選擇搭船往西行，經由香港、斯里蘭卡、印度、巴勒斯坦、義大利、以及蘇格蘭，這次的馬偕心裡定然輕鬆愉快，因為在台灣的宣教成果受到母會的讚揚與重視，而他的體力也在巔峰的狀態，因此也計畫回台之後要進一步擴充教會的版圖；第三次的香港之行是被迫來到此地。那是 1884 年底清法戰爭期間，由於服務於偕醫館期間過渡操勞，身體瀕臨崩潰的臨界點，因此在醫生的建議之下出海一行，然而船隻到達香港之後，因為法國封鎖台灣的對外聯繫，因而出海的馬偕沒有辦法歸返台灣。被迫留在當地的馬偕掛慮台灣教會的情況，內心極端焦慮。這樣的心情一直到最後封鎖解除，才得到抒解。最後一次來到香港的馬偕，

帶著羸弱的軀體，在此地讓他堪可告慰的是，可以經常和在此地求學的兒子偕叡廉（George William Mackay）見面，談話，抒解思子之情。對馬偕來說，香港之行的最重要事件發生於 11 月 30 日，他說有聲音說：「**你將在北台灣宣揚基督的信息**」，他知道這個聲音是來自上帝，所以他的心情應當獲得相當程度的安慰。上帝的聲音並沒有欺騙他，因為他果然繼續在北部台灣宣揚耶穌基督的救恩直到現在，只是這個宣揚者並不是肉身的馬偕，而是他心血所建立的教會、醫院和學校。因此，馬偕所聽到的聲音並非他的自我安慰，而是肯定他先前所做一切的努力。

回到台灣的馬偕，身體狀況不斷惡化，但是他的內心還是懷抱著一絲的希望，那就是上帝兌現祂在香港時期的承諾。但是他的期待並沒有實現，隨著藥物劑量的增加，甚至後來開始注射嗎啡，讓他整日陷入昏沈的狀態之下。而為馬偕最後的打擊出現於 5 月 1 日，當醫生告訴馬偕病情惡化之後，馬偕哭了，幾乎無法進食。自此馬偕接受自己生命即將結束的事實，而實際上他的身體狀況也一直持續下去直到生命的終結。

C、服事到生命盡頭的馬偕

如果認為，馬偕得知自己罹患重病之後就停止工作專心養病，那就是對馬偕的嚴重誤解。劉忠堅牧師有感於馬偕旺盛的鬥志，如此寫道：「**直到生命的終末，馬偕仍像一隻牢籠中的雄獅，激烈的與疾病奮戰**」。[37]事實上，劉忠堅牧師對這位北部教會雄獅的描述，只是部分正確而已。事實上，馬偕從罹病開始，未曾鬆懈教會的工作。

如果從馬偕警覺喉嚨不舒服的從 7 月 20 日開始，馬偕仍然繼續教學、準備傳道師的考試、協助醫館事務、巡視教會（包括八里坌、奇里岸、北投、灰窯仔、艋舺、水返腳、雞籠、暖暖、圓窟仔、南崁等教會），馬偕最後一次巡視教會是在 10 月 28 日，他和柯玖一起前往灰窯仔教會，在那裡舉行洗禮和聖餐；而 10 月 29 日，他是整日在牛津學堂工作。在這段期間，馬偕也進行最後一次擔任外科醫生的工作，那是在 9 月 29 日幫英國領事館的警官費茲傑羅（Fitzgerald）縫合意外槍傷的傷口，共縫合 9 針，然後固定為他包紮傷口，直到 10 月 27 日為止。

馬偕在台灣教會的服事，嚴格來講，是到前往香港之前告一段落。從香港回到台灣之後，他的體力已經沒有辦法負荷繁重的教會工作，並且在短短的時間之內進行兩次的外科手術的馬偕，也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

四、馬偕掌握疾病的概念的嘗試—《醫館 1888 年報告書》

《醫館 1888 年報告書，*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是目前唯一的可見的偕

[37] Duncan McLeod, *The Island Beautiful*, (Toronto: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1923),p.89.

醫館營運報告書，圍繞在這本報告書的許多問題，例如：報告書的對象是誰？是否有別的偕醫館報告書？由誰所寫？收藏在什麼地方？馬偕為何選擇在 1888 年撰寫報告書？之後他是否有繼續撰寫此類的報告？馬偕是用什麼身份來撰寫這篇醫院營運的報告書？到目前為止，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完整的解答。

在上述的諸多問題獲得解答以前，或許可以將這個報告書看成是馬偕想要掌握「疾病」的概念與事實的嘗試。因為他從開始在台灣北部教會服事以來，便積極參與「醫療傳道」的方法，不管是在自己的住家，或是後來設立偕醫館，他協助或甚至自己診治患者，從 1872 年到 1888 年也已經有 16 年的時間，在這個不算短的時間的臨床經驗之後，他嘗試整理先前所學習獲得的知識與技術，這是可以理解之事。

《醫館 1888 年報告書》是一本 30 頁的作品，作者為馬偕牧師，是 1889 年廈門 A.A. Marcol 公司出版，目前僅存的原書收藏於馬偕故鄉的多倫多諾克斯學院[38]。本報告書可以分為年度的綜合報告、診治疾病表列以及醫治人數、特殊病例、外科手術治療、北部台灣的漢醫、漢醫的內科用藥、醫館 1888 年會計報告等項目，當中的部分內容，特別是描述漢醫的部分也收錄於 *From Far Formosa* 當中。

在綜合報告書裡，馬偕簡略描述 1888 年間所發生的重要事件：首先是過去一年的高溫，使得霍亂和痢疾肆虐。但是很少人到醫院求診，因為大部分的病人過於虛弱或者在染病數小時之後死亡，根本沒有機會到醫院來。再來是 8 月底，許多傷兵由東岸轉送過來，儘管醫院的空氣中充滿傷口腐爛的臭味，但是各項活動仍然按部就班。

接著馬偕提到，儘管此地的醫院無法提供像西方醫院一般的整潔環境、護理照顧以及營養的食物，但是一切井然有序。[39]再來說明由於馬偕牧師嫻熟本地的語言和漢醫的治療方法，所以成為醫院和患者溝通的最佳人選。最後馬偕感慨的提到，在中國即使民智漸開，但就醫學來講，整體而言進步的速度極為緩慢，大約和 100 年前蘇格蘭啟蒙以前的情況相去不遠。[40]

在醫館於 1887 年診治疾病的類型科別，分為：一般疾病、循環系統疾病（circulatory system）、消化系統、呼吸系統、神經系統、泌尿系統、吸收系統（absorbent system）、細胞組織疾病（cellular tissue）、移動系統（locomotory system）、眼疾、耳疾、鼻疾病、皮膚病、腫瘤、局部傷害等。[41]

在一般疾病當中佔最多數的是發熱、寒顫以及瘧疾引起的虛弱，有 685 名。再來是風濕 107 名，貧血 100 名。[42]從這裡可以看到瘧疾在台灣普遍流傳，但是當時並不知道疾病是由瘧蚊所造成，以為是土地污穢的毒氣所導致。再來就是因為營養不良所造成的貧血。比較特別的是在這個項目之下，列出「因為吸食鴉片所導致的疾病」有：

---

[38] 徐謙信，醫館 1888 年報告說明文。
[39]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p. 2-3.
[40]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p. 2-3.
[41]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p. 4-9.
[42]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4.

淋巴節結核（Scrofula）、癩病、梅毒、風濕病、麻醉中毒以及腳氣病[43]。這種分類的方式與現今對疾病的瞭解截然不同。筆者認為只有麻醉中毒可以歸因於吸食鴉片，而其他的疾病可能在鴉片吸食者身上看到，但是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消化系統疾病方面，以齲齒 97 名最多，消化不良居次為 69 名。[44]在此可以看到齒科的治療尚未獨立，歸在消化系統之下。另外大部分的牙齒疾病都是馬偕進行野外佈道時就已經拔除，根據 *From Far Formosa* 的解釋推斷，因為口腔清潔不良所造成的牙周病佔大多數。

在呼吸系統方面，最多的病例是支氣管炎有 53 名、氣喘 27 名，而肺結核占 28 名。[45]

神經系統方面，最多的是顏面神經痛有 15 名，而坐骨神經痛佔 12 名。[46]

泌尿系統方面，最多的是軟性下疳有 66 名，淋病有 25 名。[47]

吸收系統方面，淋巴腺炎（Lymphadenitis）有 2 名。[48]

細胞組織疾病方面，最多的是膿瘡或靜脈竇 68 名，再來是瘡痘（Boil）有 59 名。

移動系統疾病方面，最多的是骨潰瘍（caries）和骨壞疽(necrosis)，共有 20 名。

眼疾方面，最多的是砂眼（granular ophthalmia）有 119 名。而由此疾病或天花導致的眼盲有 11 名。[49]

耳疾的紀錄不多，最多是外耳炎 4 名。

皮膚疾病最多的是皮膚潰瘍有 259 名，其次是疥瘡有 162 名。[50]

腫瘤方面。最多的是膀胱腫瘤 13 名。[51]

局部外傷方面，最多的是利刃割傷有 43 名，其次是挫傷有 31 名，槍傷 25 名。[52]槍傷應該是因為東海岸戰事所導致的傷口。

就病患的統計來看，全年的新患者有 3280 人，而舊患者有 7685 人，[53]全部的患者共有 10965 人。

---

43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 4.
44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4. .
45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 5.
46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5..
47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 6. .
48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6. .
49 George L. 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7.
50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 8.
51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 9.
52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9.
53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1.

在外科手術方面，在 1888 一年當中進行 382 次的外科手術，幾乎每天都有一次以上的手術進行。當中最多的是拔牙，共有 92 次，其次是開膿瘡共有 75 次。這些算是比較簡單的手術。就手術的類別來看可以分為：截肢手術 7 次、切除囊腫或肉瘤 22 次、一般手術 49 次、切除手術 245 次、眼科手術 59 次。[54]

以上的內容的是在 1888 年間，醫館診治患者的紀錄。由上所述，一年有 1 萬多人的診療人數，由於這年有約翰生醫生（Dr. C.H. Johnson, 1880-1892）和歷尼醫生（Dr. B.S. Rennie, 1886-1892）前來幫助醫館的診治工作，所以能夠提供如此人數的治療服務。以醫館所診治患者的疾病類型來看，雖然醫館的空間有限，但所能提供的卻是現在一間綜合醫院所能提供的醫療服務內容。

本報告書最後的部分是醫館的會計報表，由內容可以知道，醫館提供內外科治療、由簡單手術到複雜的截肢與手術，所有的治療完全免費。不僅收入的部分沒有患者的掛號以及住院收入，甚至在支出部分還包括貧苦患者的食物提供。

就會計項目的收入和支出來看，收入的部分：1887 年的結餘，美金 222.99 元，個人捐獻：來自歐洲人 24 人共 278 元、本地捐獻者有 15 人共 143 元，由加拿大直接購買藥品捐贈金額 651.71 元。收入總計：1295.70 元。支出部分：購買藥品總共 715.95 元、支付醫館助理與苦力 168 元、購買必需品以及食物給貧苦病患 98.02 元、修理醫館以及局部增建 124.95 元。本期結餘，188.78 元。支出總計：1295.70 元。[55]

1888 年的醫館報告書，除了醫院營運和治療的報告以外，馬偕還利用 14 頁的篇幅，來介紹台灣漢醫的醫理和藥方。第一段〈北台灣的漢醫〉有：進入此業、收費與社會地位、診斷方法、疾病分類、處方等段落[56]。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也收錄於 *From Far Formosa* 的〈醫療與醫院〉當中，（*From Far Formosa* 加入疾病的陰陽屬性與民俗療法的部分）。在這篇文章之後，馬偕介紹內科疾病與漢醫的處方 58 種，另外也列了 10 種兒童的疾病和處方。外科疾病與處方共有 27 種，眼科疾病與處方有 12 種。處方採用的藥草名稱，為了精確起見，大多使用植物的拉丁文學名。[57]其中兒童疾病的醫治方法極為特別：

「咳嗽：夜明沙（蝙蝠屎）、蛔蟲寄生面黃肌瘦：洗乾淨曬乾的兔屎蛆、鵝口瘡：蟑螂屎、胃不適：將蚯蚓沾蜂蜜吞食、發炎症：硼砂或硃砂、便秘：黑棉（black cotton）燒成灰，混合含鈉（sodium）的硫酸鹽(sulphate)粉、發燒：狗大便（狗先餵食米飯）、肚臍挫傷（excoriation）：麝香塗抹患處，再將癩蛤蟆切成兩半蓋在上方、牙齦發炎：內服（棕色的土放入滾水，待涼

[54]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p.13-14.
[55]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 30..
[56]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p.16-18.
[57]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p.19-26.

後飲用）外敷（硼砂）、麻疹引起發燒：童尿混合生薑；這些藥方都是由助產士開立。[58] 」

在說明漢醫治療的疾病和處方之後，馬偕對歷尼醫生表達感激之意，因為在夏天有許多傷患由東海岸送到醫館治療，在士兵傷口惡臭的環境中，歷尼醫生竭盡所能的醫治患者，表現出一位良醫真正的特質。[59] 再來對居住在北台灣的歐美商人慷慨捐獻金錢協助醫館運作表示感激。[60]最後馬偕提出在學院教導學生解剖學、藥理學的目的，他說：

「由於西醫優於漢醫，而傳道師是瞭解西醫的人，因為他們在學校時學習解剖學、也對於交付給他們的藥物擁有藥理學上的知識，他們對於人體的構造，對於疾病和藥方比漢醫有更多的瞭解；不管是男人、婦女（大部分綁腳）以及小孩，在發燒且身體疲憊的情況下，在連月的霪雨或豔陽之下，步行 4-5 天到醫館尋求協助。就在這個環境之下，駐在教堂的傳道，可以就地提供治療，因此可藉以化解偏見，讓人願意聽和接受福音。而派駐在外的 50 名傳道，就像是 50 間具體而微的醫館。[61]」

在這種思想主導之下，馬偕報告在 1888 年當中，駐在各地的傳道師分發給 8763 人藥品，僅僅在新店一帶就有 1000 人。因此「偏見得以消弭，當地人得到利益，而在台灣的傳教工作也得到更高的敬意。[62]」

五、結語

馬偕他本人不是醫生，但是他很清楚知道「醫療」在傳福音當中所能提供的協助是何等巨大，因此他到達台灣不久之後，便向母會申請醫療宣教師來協助他的傳道事工，另一方面，他也在租屋處開始進行醫療工作。他透過：分發藥品、拔牙和參與手術治療，來進行醫療工作。由於他投注相當大的精力在醫療事工上，因此也有許多人認為馬偕是一位「醫生」。

儘管馬偕在醫療事工上的卓著貢獻，然而他自己卻也長時間深受疾病之苦，從日記當中可以看到的是發燒、全身長滿瘡痘、以及最後的「喉癌」惡疾。馬偕診治這個疾病的過程，留下相當豐富的史料，因此透過馬偕可以讓一般人瞭解，19 世紀的醫生如何治療惡性腫瘤，也透過史料看到從罹病到過世之間，馬偕心靈的轉折。

馬偕在深入參與「醫療傳道」的 16 年後，嘗試利用醫館報告書，整理先前參與治療的臨床經驗，因而撰寫偕醫館的醫療報告書。在這份報告書當中，馬偕除了整理 1888

---

[58]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p.22-23.
[59]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 27.
[60]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27.
[61]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28.
[62] George L.Mackay, *Hospit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88* (Shiamen: A.A. Marcol, 1889), p.29.

年整年度的醫館醫療和會計資料以外，他也對了「漢醫」的治療方式、使用的藥材，以及兒童的治療偏方做了相當詳盡的整理。從這裡可以看到馬偕嘗試掌握醫療知識的努力。

馬偕與疾病的關係，除了「醫者」和「患者」的雙重角色之外，他也想跳脫這兩者而掌握疾病的知識。只是教會和學校的工作實在極端的忙碌，以致於在偕醫館報告書之外他沒有進一步做更深入的研究，這是相當可惜之事。不過以一位宣教師的身份，他所做的工作，已經足以讓他在上帝的面前得到誇獎：「你這位努力又盡忠的僕人」。